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四十八
至五十一

13
849
245



4 3
849
24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一十八

交爭 變詐 賊害

交爭

春秋之世陪臣執國命疆公室寄任亦多儀制猶簡
或奉干戈之後或修朝會之儀而乃進退由心輕重
在已始於放肆卒以交爭起讐專戮生於此矣

W

公孫闕鄭大夫魯隱公十五年五月鄭伯將伐許授

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

輈以走輈車也子都挾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棘也及大達弗

及子都怒達道方軌也七月鄭伯傳于許傳于許城下穎考叔

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

樂轡宋大夫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

優調戲也之在手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馬

言其懦弱苦遂逐之華弱奔魯司城子罕曰同罪異

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訛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汝門汝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

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而不忿所以得安

于朱晉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

修成修會夷儀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

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嘗易之姦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塞裳也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庶幾于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

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穿封戌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至于城

麋鄭皇頡戌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

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犂

正曲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

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

公孫黑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

如楚黑子哲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

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禪諶鄭

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舒舒解也子哲又與子南爭聘徐

吾犯之妹及適子南氏子哲怒橐甲以見子南欲殺

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

州府元氣
替傷而歸道也

士彌侂晉大夫魯定公元年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

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孟懿子會城成周庚

寅裁裁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後也欲使三國伐宋

受功後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

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固曰從舊薛薛宰曰薛之臯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皇大也奚仲為夏奚仲遷于邳邳下仲虺居薛以

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

殷為為宋後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

未習故事子始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

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于鬼神宋

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

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

歸

樂溷宋大夫魯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
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

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

右師往到子明舍

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

忿其不逆

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

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

已子明也

子明聞之怒言於公

曰右師將不利戴氏

樂氏氏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

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

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於

嚴遂懼誅亡去

變詐

古者諸侯各奠方國必有命卿至于大夫以輔其政

洎晚周微弱五霸迭起以幾先而為勝內由權變以

取威繇是仁義廢而變詐興矣則有屈已而就事違

道以成功欺割地之言反好用之物定君於詭詐之

際還兵於倉卒之間蓋亦才出一時智通群萃施之

變亂庶可嘉然與夫皇王之道斯為遠矣禮所謂用

人之智去其詐良有以乎

叔孫僑如魯大夫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季文

子孟成公十六年冬十月出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諸大夫共盟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使立於

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胥梁帶晉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齊人城邾之歲在

十四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也廩丘今東邳廩丘縣故城

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

縣東有大雨自其竇入雨大故水竇開介于其庫人高魚庫而介其中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

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

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親也則討而使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

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能無用師言有權謀也至二十七年春

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

周密也必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邑故詐許討之

勿以受地為名出受封也使諸侯偽劫烏餘之封者劫致也

烏餘以其眾出出受封也使諸侯皆獲其邑皆取其邑

齊魯宋為若致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邑

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韓起晉大夫魯昭公三年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薑為

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夏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人謂

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

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遠啓疆楚大夫魯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

于新臺

章華臺也

使長驪者相

驪鬢也欲光夸魯侯

好以大屈

晏好之賜

大屈引名

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

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

慎守寶矣敢不賀

平公懼乃反之

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冉猛魯人定公八年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

猛僞傷足而先

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會見師退而猛

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二月公侵齊魯攻廩丘之

郭主人出師奔

攻郭人少故遣後師往助之

陽虎僞不見冉猛者

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後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之顧而無繼

僞顛

逐廩丘人

虎曰盡客氣也

言皆客氣非勇

子服景伯魯大夫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吳晉

爭先

爭歃血先後

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

我爲伯

爲侯伯

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

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謂景伯欺之

將囚景伯景伯曰

何也立後於魯矣

何景伯名

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

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嚭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

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有改也魯襄公若不

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時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事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

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智伯晉卿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

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齊陳成子帥師救鄭

智伯聞之乃還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昨鄭之罪蓋智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

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

本之顛璠何有焉言陳滅也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

在智伯其能久乎

在智伯其能久乎

張儀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

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

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

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奉女得為大王箕箒

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

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

軫獨吊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

臣皆賀子獨吊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

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楚重者以其有齊也
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
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
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
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
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
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
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綬墮車
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
勇士至宋借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

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
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
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
與之弇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
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
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在枝漢中之地
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
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
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

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勝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

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樓緩趙大夫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謀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地與不與詎吉樓緩辭讓曰非人臣所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公父文伯乎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之爲自殺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二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於婦人

厚也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人言之爲妬婦故
言之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言勿
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爲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
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
曰秦之攻趙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
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
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爲之
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
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

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進也此彊九之
地猶不與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季秦不復攻乎樓緩曰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
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於齊交韓魏
至來年而王獨不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
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言告虞卿
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
而媾乎今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

來年復攻之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歲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不至歲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罪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費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

而割逾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其求無已而王之城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也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天下皆悅何也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之不暇何秦之敢圖願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復入見王曰危矣樓緩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

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亦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深讐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齊秦之聽王又不待辭之畢矣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闕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器以先於王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還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而去也

賊害

古人有言曰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又曰堆生於岸水必湍之斯固達者因事而立喻也若乃利害相形曲直異稟當其勝會突起狠心乃有取其善而害其人懼其逼而奪其位茲乃賢愚之共弊古今之深戒者也在昔曾陪繼世名位迭居苟以一時之忿或至勦類之慘始因私怨構其事端終爲深禍危乎邦本斯則猜賊者之議得讒毀者之計行故受枉被誅莫不由是徵諸前史可覆視也此其事類以存戒焉
狐射姑晉大夫也晉侯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

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
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
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箕鄭父晉大夫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

於上使而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先克曰狐趙

之勲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先克奪蒯得田于

革陰七年晉禦秦師于革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

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屠岸賈晉大夫也屠岸賈欲殺趙朔賈始有寵於靈

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

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

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

盾在外吾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

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

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

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

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

嬰齊皆滅其族

卻錡卻犇卻至皆晉大夫也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

及樂弗忌

樂弗忌晉賢大夫

伯州犂奔楚

伯宗子

韓獻子曰卻

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

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子尾齊大夫也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

陽州魯地我問師

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

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

工僕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之黨

季平子魯大夫也平子伐莒取邾邾莒邑獻俘始用人

于亳社以大祭殷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

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

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

也同人于畜牲

駟歇鄭大夫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

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

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

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

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

規誨之所執

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詩鄘風也錄干旄詩者取其忠心願

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棄其

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

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代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

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陳逆齊大夫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

易生子王也及卽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闕止子我也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

不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父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

陳氏宗也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

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肉潘沐并歸肉享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白公勝楚太子建之子也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

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

人謀襲鄭乃求後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

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雲於其私邑

邑人許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

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

乎葉公子高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方不為不利舍

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人之謂信也周親

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

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讐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

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為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

汝陰襄信縣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攻令猶未得

研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三十四 十六

制節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比子四於鄭人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子平以告子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土之次第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

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帝南有熊宜僚若得之

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

辭告從作亂宜僚辟拒之承之以劍不動杖劍指其喉勝曰不為

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

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車仗兵器皆備而獻之欲

因此作亂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子西以

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

大宰嚭吳大夫也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

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疆諫

沮自呂切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

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
 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
 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
 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嘗快
 快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
 使使賜伍子胥屬鏤鏤子切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
 仰天歎曰嗟乎諂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謀我我今若
 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
 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子我我願不敢望也
 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
 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經死

趙鞅晉大夫簡子也竇鳴犢犇晉國之賢大夫也
 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
 殺之乃從政

須賈為魏中大夫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之留數
 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
 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陰
 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
 雎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

齒雖佯死卽卷以黃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
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
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簣中死人魏齊醉曰
可矣范睢得出

趙襄子晉大夫也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

未除服北登夏屋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

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一作以料擊殺代王

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

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

魯子周爲代成君

卷止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一十九

構患

夫內懷隱慝心專樂禍罔念乎紆難始務於構怨苟
利於已貽患於國斯蓋臣之不令而人之無良者歟
春秋之世施及六國諸侯力政征伐自出乃有參家
陪之列總兵賦之職預公族之齒居嬖御之昵不念

乎令德之訓徇於公家之利恬亂以肆志與戎而致
擾因私憾而忘本恃外援而傾宗以至干戈日尋禍
釁交作燎原之勢暴起發矢之悔莫追其有積稔之
自貽夷滅之是取名在國策為世大戮不為不幸也
石制鄭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役也石
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
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
謂是顛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詩小雅離
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歸於怙亂者也
先穀晉大夫魯宣公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

吾之也湖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

宣伯魯大夫叔孫僑如也成公十六年公出于壞隤

壞隤魯邑齊魏皆侈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

去季孟以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

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

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背君也言欲廢公更立

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傲備申勅官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待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鞮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

楚之卻鞮將新軍旦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

屬取貨于宣伯而誑公于晉侯新譜也晉侯不見公七

月公會伊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文命公如初復欲

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

于督陽不敢過鄭督易鄭也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

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

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頤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

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

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

多門不可從也政下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

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

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

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

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

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

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

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

讐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讐卻擘曰

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嘗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

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

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

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無私

受卻讐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赦季叔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卻鞏盟于扈歸刺公子

偃偃與鉅俱為姜所指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

而獨殺偃偃與謀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

於此因言其終

胥童晉大夫魯成公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卻錡卻

鞏卻至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人反自鄢陵欲盡去

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胥童

克之子宣入年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

嬖於厲公卻鞏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中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

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卻廢之鄢陵戰欒書欲

有大間以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

君鄢陵戰晉因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與軍師之

陪臣部

不具也曰此必敗

荷莖佐下軍召禪軍軍乞師故言不具

吾因奉孫

周以事君

孫周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

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

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謂駟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

君盍

嘗使諸周而察之

嘗試也

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

覘伺也

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

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卻至奉豕

於寺人孟張奪之

寺人奄士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

余

季子御至公反以爲卻至奪孟張家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

不偏公室

敵多怨有庸

詩多怨者易有功

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

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言俱死無用多

其怨咎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而死後

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而已

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爭死命

罪孰大焉

卻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

八百人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黉助之

沸黉亦嬖人

抽戈結

衽而僞訟者

僞與清沸黉誦

三卻將謀於榭

榭武堂

矯以

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位所坐處也駒伯卻錡苦成叔卻犛

温季曰

逃威也遂趨

御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

可畏也或曰 矯及諸其車以弋殺之皆尸諸朝 陳其尸於

朝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

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

恐君 人謂書與偃也 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御姦以德

德殺 御宄以刑 刑治近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

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行去 公使辭於二子 辭榭書與偃 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

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 皆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匹麗

氏 匹麗嬖大夫家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甸士句辭 辭不

往 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違兵 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

者明已所徧明 孟姬亂在八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

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尸主也 閏月乙卯晦

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已故 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

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

子駟鄭公子也魯襄公八年冬楚子襄伐鄭討其侵

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

待晉來救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

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

競作羅兆上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

之多遠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始從楚以紓吾

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

雞澤五年會戚又名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

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而

反欲為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

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鄉楚師遼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杖莫

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

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

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請從楚

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

鄭大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畧蔡

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

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

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也馮陵我城鄙馮迫也敝邑

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皇暇也翦焉傾

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

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

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孫鄭不敢不告知武子

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詩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明

晉鄭戎

子孔鄭公子也魯襄公十八年冬楚伐鄭子孔欲去

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

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王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成先君之業死

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

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

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

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

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還可以無害君亦

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矯伯

有子張從鄭伯伐齊

子張公孫黑肱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

知子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

完守入保

完城郭內保守

子孔不敢會

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驍縣北鄭地

右師城

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山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柴

易城皇縣

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

雍梁

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

在榮易密縣東北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

而還

信再宿也

涉于魚齒之下

魚齒山之下有漁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

楚師多凍後徒幾盡

析公楚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使於

晉還如楚謂楚令尹子木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

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殿後軍

繞角之符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均聲

以夜軍之

鈞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霄潰晉遂

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六年晉栾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楚復敗申息獲申麗

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楚大夫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

是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

郤晉邑

以為謀主

彭城之後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在城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

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

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未必死明日將戰

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霄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

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靈楚大夫也楚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

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豚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

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鄭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

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

苗賁皇楚大夫也楚莊王時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

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後楚晨

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藥范易行以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

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

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吾乃四萃於

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夷

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大滅為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

則苗貢皇之為也

慶封齊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春慶封來聘初崔

杼生成及強而寡備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鄙姜生明東郭姜

以派人曰棠無咎無咎宗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

西北有崔氏城戎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

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為崔明成與強怒將殺之告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之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

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

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言告癸盧蒲癸

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

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殺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曰又告

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

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

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福不止其身遂

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

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

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慶舍至則無歸矣乃縊雀明夜辟諸大墓開先

冢以辛巳雀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二十八年慶封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雀氏故反盧

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辯姓子不辟宗何也辯別也別姓

慶氏盧蒲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

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

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

公癸何出奔今還宗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

公膳日雙鷄卿大夫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

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

何之子雅子尾怨二子皆慶封告盧蒲姜以二子

蒲姜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慶封之

亂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傷壞也不欲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

殺慶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臨祭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麻

嬰為尸為祭慶集為上獻上獻先盧蒲癸王何執寢

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

陪臣部

卷之三十四十九

十一

優 併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

優至于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

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柚楠擊扉三柚椽也扉門闔也以

楠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去左

肩猶援廟楠動於甍甍屋棟以俎壺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集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言欲

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

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

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獄獄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

伯有鄭大夫良霄也魯襄公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初

伯有着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馬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

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民之甲伐而焚之

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

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

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木同母兄弟

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以亡人謂子產就直

助疆時謂子皙直三家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

禍難誰知所蔽或主強直難乃不生言能強能直則可再難今二家

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

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

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丑子石

入子石皆受盟于子誓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大宮大官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伯有聞鄭

人之盟已也怒問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日子皮

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濱入墓門鄭因馬師頡介

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

子西之子子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吾從天所與兄弟息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子產

襚之枕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

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

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歛葬伯於是游

吉如晉還聞難不入俱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

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

珪於河為信使公孫勝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游吉書

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

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羽頡出奔晉為任

大夫羽頡即馬師缺任鷄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

晉縣今屬廣平郡陪臣部

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
馬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終子皮以公子孫鉏為馬

師鉏子罕之

樂施齊大夫也魯昭公十年樂施來奔齊惠樂高氏

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

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

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甲矣

使視二子二子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

言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

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遂

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

朝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樂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

善焉言無善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然則歸

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始

每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重始歸公

同五月庚辰戰於稷稷禮后樂高敗又敗諸莊莊六

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樂施高疆來奔高

不書陳鮑分其室

叔仲子魯大夫昭公十二年季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

蒯蒯南遺之子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

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

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

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

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叔仲子欲

構二家欲構使相爭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

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

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釐

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計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

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

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慙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

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告出南蒯之將叛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歎鄉人過刺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

益攸懸危之兒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

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怠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蒯杓

筮之不指其事遇坤三三坤上坤下坤之比三三坤下坎

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温忠也 坎實故強坤順故温

以率身信也 水和而土安平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

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言非

下不共不得其飾 裳不為 事不善不得其極 生中外

內倡和為忠 不相違也 率事以信為共 率猶行也 共養三德為

善 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常此非 且夫易不

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大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

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參美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不參成 將適費攸鄉

人酒 南蒯自其家還適費 鄉人或歌曰我有剛生之犯乎 言南蒯在

非宜也犯世所謂拘犯也 從我者子乎 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耳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 鄰猶親也 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 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

曰吾不為怨府 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

觀從楚人也魯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初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 在襄

及卽位奪薳居田 居薳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

許大夫 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楚

蔡在十一年消仕 王使與於守而行 使洧守國王 申

楚其父在國故死 行至乾谿 十七

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四年

王奪鬲常龜中孽

鬲龜子如

玄孫中

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

成然常龜子如

蔓

成然故事蔡公

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常龜以乘疾有當辟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

蓬氏之族及蓬居許圖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嘗壽過作亂

常壽過申會所戮者

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觀起之死也其

子從在蔡事朝吳

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曰今不

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

以蔡公之

命召子干子皙

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

及郊而告之情

告以蔡公不及謀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不知

其故驚起辟之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

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

已徇于蔡

已觀從也

曰蔡公召

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許言蔡將以師

勅二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從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

益乃釋之

賊謂子干子皙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

朝吳日二三子若

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

敗所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

且

言不可違上也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

二子而盟于鄒

鄒城二子子干子皙

依陳蔡人以國

國陳蔡而依之

楚公子比

子

公子黑肱

子

公子棄疾

蔡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業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

許國蔡洧以入楚及邾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

變成然蔡公知之曰欲速且殺病矣請藩而築

已乃藩為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俾先入因正

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俾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

近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有

陂非魚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剽

師及訾荼而潰靈王近至訾

公子鐸莒群公子也魯昭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

卒邾公不感如公著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

與庚與莒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

莒大夫也意恢邾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群公

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後意恢我出君而殺

庚與許之為下冬殺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

子意恢邾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

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

費無極為楚大夫朝吳之在蔡也無極欲去之乃謂

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

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

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齊豹衛大夫魯昭公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初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

寇與鄆鄆齊邑有役則反之縶兄不良故可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

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

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

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孟公薦達也為驂乘焉

為八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

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邠

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

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而歸死

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

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

乘及闕中闕曲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孟公之肩皆殺之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氏

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

之

公子城宋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年冬宋華亥向寧

華定出奔陳與君爭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

忌樂舍舍樂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建平生

子卿坤小邾穆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與華氏

戰于鬼闕八子之徒衆也穎川敗于城子城適晉子

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被其邑故

初華費遂生華龜華多僚華登龜爲少司馬多僚爲

卿士公御與龜相惡乃譖諸公曰龜將納亡人亡人

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司馬謂費遂良子謂華登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

亡言若愛大司馬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

動公以恐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

告司馬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龜

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從

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張句尤之張句華龜臣曰必有

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子皮華龜宜僚盡以

告告欲因田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

謂甚

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

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

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

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

任翩亦豨家臣

劫司馬以

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

國梁睢陽縣南有橫亭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月

庚午宋城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田廊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十

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季孫魯卿也昭公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

政

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

季孫欲惡諸晉

情叔孫在已上位欲使得罪於晉

使

有司以齊鮑歸費之禮為士鞅

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禮各如其命數魯人

大禮故為鮑國七牢

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

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

為十一牢

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

季公媯魯大夫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

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叔孫父

公

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

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

及季妣與饗人擅通

季妣公鳥妻鮑文子女饗

人食

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

秦遄魯大天妻公鳥

妹秦

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

公甫

平子

曰展與夜姑將要余

要却我以非禮

秦姬以告公之

公之

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

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能請有司逆命執夜始之有司欲迎受殺

命生之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卯之鷄鬪季平

子御昭伯二家相近故鷄鬪季氏介其鷄鬪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奔鷄

卯氏為之金鉅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卯氏

且讓之讓責也故卯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

會昭伯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

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二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

昭公昭公為弟且與之出射於外面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

公責果責皆公為弟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

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

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

使言公曰非小人謂僚祖為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

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卯孫卯孫以可勸告子家

懿伯子家羈莊公之女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也受惡也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叔

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季氏

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

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

魯城西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請囚于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

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慝姦惡也曰宜姦人將起叛君財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

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回求將合

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帥孫曰必殺之公使帥孫

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

若之何莫割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

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圖也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遂逐之逐公

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孟氏執帥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

曰諸臣為劫君者而負罪而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君自可止不出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辭光君臣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詣陽

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

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下之

禮之善物也

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

千社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以待公命

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

人將帥敵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

魯足矣夫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為齊臣

且齊君

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

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信罪從者無罪

繼從公無通內外

繼絕不離散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

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

而以為皆有罪

從者隨君者皆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

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

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

不與盟

何必守公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

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

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叔孫諸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

衆而納公

昭子請歸安衆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伏兵

左師展

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

辟伏兵

平子有異志

不欲復納公

冬

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耻為平子

所欺因祈而自殺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展魯大夫

欲與公俱輕歸

夷射姑邾大夫也魯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夷射姑

飲酒私出

出辟酒

闕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奪敲杖以敲闕頭也

為明年和子卒傳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

門上有臺

臨延

闕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闕曰夷射姑旋焉

旋小

便命執之

見其不潔執射姑

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隘

爛遂卒

廢墮也

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欲臧中之繁也先內車及殉者

為便房蓋其遺命

莊公于急而好潔故及是

于躒疾也

仲梁懷魯大夫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既葬和子行

東野

桓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和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懷時從桓子行輕慢于洩

子洩怒謂陽

虎子行之乎

行逐懷也

秋陽虎囚季桓子

叔孫成子魯大夫定公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氏之族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

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卿宰武叔既定使卿馬正侯

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之圍人吾以劍遇朝公若

必日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長之

末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木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若

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鏘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

卿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關告廟故書圖武叔懿子圖卿弗克

秋二子反齊師復圖卿弗克叔孫謂卿工師駟赤師工

掌工匠之官曰卿非唯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壘章四言曰我聞

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

無事必不可矣無所復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卿人為之宣言於卿中

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卿易於齊齊人將遷卿民謂易其民

人眾克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卿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

卿民易取齊人與卿無異取齊人卿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

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卿

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使至矣卿人大駭介侯犯

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使至矣卿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患侯犯止之

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

國故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閉其及郭門止之

日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群臣懼去

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

犯謂駟赤日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

人侯犯奔齊齊乃致邠致其

趙鞅晉大夫魯定公十三年春齊侯魏戾次于垂葭

使師伐晉鞅謂邠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邠言衛以

在邠邠嘗為是故與邠邠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

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乃如之而歸之

于晉易欲如是謀而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

其謀謂午不後歸之貢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

肯說劍入欲謀殺乃使告邠邠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

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邠邠故遂殺午趙稷

涉賓以邠邠叛

范臯夷晉大夫魯定公十三年夏六月上軍司馬籍

秦圍邠邠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

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

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范吉射故五子

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

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武子賸鄭大夫魯哀公九年春武子賸之嬖許瑕求

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取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取請取於它國故圍

宋雍丘宗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漸成輒徙舍合其圍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敗

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郊張與鄭羅歸

鄭之有能者鄭之有能者

闞止齊大夫魯哀公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壬子舒州

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

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忠故

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

一弗聽

皇瑗宋右師也魯哀公十七年冬皇瑗奔晉皇瑗之

冊府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七百四十九 二十九

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子儀克

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

仲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杞妣子仲姜麋曰必立伯

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老矣不識

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麋皇瑗奔晉召之召

還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

綬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綬從子

孟武伯魯大夫哀公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

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御車見二

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

於五梧武伯為祝祝十一疇酒惡郭重曰何肥也皆毀其貌季孫

曰請飲彘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

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

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教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

始有惡大夫

智伯晉卿與趙韓魏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智伯

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智伯益驕請地韓魏

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

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晉出公十一年

智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詆然亦愠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智伯

公孫閱齊大夫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獲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從追之曰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

國晏嬰之子

公孫閱齊大夫始成侯驪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公襄陵十月即卹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一作人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于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

侯不勝而犇
李園趙人事楚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人求婦
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
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
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
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
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
與其女弟謀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
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
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
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卽江東
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之知妾幸君未久
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
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
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
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
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
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

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
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事無妄之主
安可以無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
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
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
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
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
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
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

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對曰君置臣即中楚王
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無妄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
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
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
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二十

奔亡

賜瑛而去禮開待放之端越境以亡傳載出奔之迹
蓋夫五等疏爵千乘承家必有陪臣用司厥政固宜
盡瘁以委質陳力以事公競獻其忠各專其霸其或
守節不固為德靡修當聽任之不明忠邪之益進君

臣道替上下相疑憂讒構之言懼誅極之罪事勢斯
窘奔亡是圖其或包藏異謀出成戎首之釁退避時
難反無討賊之功載之信書甚可醜也

魯隱公元年鄭共叔段出奔共國今汲公孫滑出奔

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莊公九年齊人殺襄公初襄公立無嘗鮑叔牙曰君
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魯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十二年宋南宮長萬弑閔公殺

大夫仇牧及太宰督立子游宋公群公子奔蕭公子

御說奔亳宋莊公子

十六年鄭厲公治與雍糾之亂者魯桓公十五年鄭祭仲專鄭伯患之

使其婿雍糾殺之糾妻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魯莊十四年鄭伯復入殺公子閔剛

強鉏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三年而復

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

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奔魯

三十二年魯莊公疾問後於叔牙莊公弟對曰慶父材

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般莊公子季友莊公母弟

故般立般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共仲使

圍人犇賊子般於黨氏共仲受父成季奔陳即季友也

閔公元年八月季子來歸

二年八月共仲使卜齧賊公於武闢宮中小門成季

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

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公子魚不許哭而往共

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十二月鄭大夫高克奔陳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

惡之使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僖公五年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城人欲戰重耳

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於是乎

得人以祿有人而較罪莫大焉校報吾其奔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顛頡魏武子武子可空季子

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公從而

十四年四月晉人殺丕鄭子丕豹奔秦

十六年鄭殺太子子華子華弟子臧出奔宋

二十八年晉文公盟諸侯於踐土衛侯出奔楚遂適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或訴元咺於衛侯

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不廢命

奉夷叔以入守夷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公子歆

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元咺出奔晉

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子秦大夫

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

出奔楚

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

乙出師於東門之外及滑鄭商人弦高使遽告于鄭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

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

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

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

孫奔宋

文公六年春使狐射姑狐偃子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陽子成季之屬

也處父掌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

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簡伯鞫賈季奔狄

八月晉襄公卒太子少太子靈公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曰抱太子以啼

于朝趙孟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

乃背先蔑立靈公而敗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

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

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為賦板之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

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孥及其器用財賂於秦

曰為同寮故也

八年十月魯公孫敖穆伯也奔莒初穆伯娶於莒曰戴

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殺也惠叔難也戴已

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

父昆 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

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鄆陵莒邑自為娶之

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而止及是穆伯如

周吊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魯人立文伯

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

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典聽政事終寢於家三年而盡室

以復適莒

是冬宋司城蕩意諸奔魯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娣也

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叔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皆昭公

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

公子黨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卿遠從大夫之位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之

十二年春卿伯卒初卿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

弗狗也順卿伯卒太子以夫鍾與卿却來奔卿却亦邑公以

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

十三年邾文公卒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

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十四年九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

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

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汚君之祿避禍速也

宣公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

十二年戰河曲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卒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二年二月鄭公子歸生伐宋華元帥師戰於大棘將

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

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

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門不苟見叔棼曰子

之馬然也叔棼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叔棼知前年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棼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

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

高國二家公卒而逐之奔衛

齊正卿

冊時元龜 陪臣部 卷之三十五 六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還至笙遂奔齊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

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還及笙子

許請為子去之也歸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

括髮以麻約髮卽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成公二年楚使申公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室家

去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

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齊十四年春衛定公如晉晉

侯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侯既歸晉晉

侯使卻孺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

十三年曹宣公卒於師公子負芻守成公也殺太子而

自立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

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

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五年諸侯會于戚討曹成公討其後太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逃奔宋

十六年宋殺其大夫山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華元於河上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止之不可遂

出奔楚

十七年齊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齊欲討國佐故

留其子于外

十八年齊殺國佐于內宮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

來奔弱勝之子王湫奔萊

襄公六年宋華弱奔魯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擾

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

也張弓以賈貫其硯若械之在手故曰楛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

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華弱來奔

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八年群公子以僖公之

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孤子熙子侯子干罪

也加罪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至棫林欒黶先

還諸軍從之晉人謂之遷延之後欒鍼曰此役也報

櫟之敗也後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

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鉞為戎右敢不耻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士鞅反鞅士欒黶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

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

之士鞅奔秦欒黶後侈誣

是年衛孫林父自戚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靈子所

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奸猶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遂行從

近關出思難作欲

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

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

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

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曰界余以大璧界與宋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

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

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瘵狗瘵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卒

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圭妾士子孔子良子

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子然士

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葦子良之室司徒孔實與二女相親故而助

共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葦子良出奔

楚子葦為右尹子葦即鄭丹

二十年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

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福二慶

陳卿忍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與之晉楚人以為

討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

二十一年正月邾庶其以漆間來奔二邑在高南平湯縣東北有漆

鄉西北有顯間亭以邑出為叛迎魯

是春齊侯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

子鉏奔魯叔孫還奔燕二子齊公族

秋晉欒盈出奔楚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

欒厲懷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厲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

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

賓通

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老後祁姓

幾亡室矣

言亂甚

懷子

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

死桓主而專政矣

桓主樂廬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

報之

謂宣子不為廬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同為公族

大夫而鞅專其權勢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

已吾莫從之矣

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

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證其有此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懷子佐

宣子使城

著而遂逐之

著晉邑在外易逐

盈出奔楚知起中行喜州綽

邢蒯出奔齊

四子晉大夫

皆樂氏之黨也

二十三年夏邾卑我奔魯

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

十月魯臧孫紇奔齊初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

悼子

彌公鉏悼子紇也

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吾酒吾

為子立之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賓

既獻

已獻酒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

起

臧孫下迎悼子

及旅而召公鉏

獻酬既畢而通行為旅

使與之齒

使從

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

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司馬

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

季孫愛之

愛其成已志

孟孫之

御騶豐點好錫也

騶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

曰從吾言必為

孟孫

為孟孫後

再三云錫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

立錫請讐臧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若錫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

孫卒公鉏奉錫立於戶側

戶側喪主

季孫曰秩焉在公鉏

曰錫在此矣遂立錫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

臧氏將為亂不使我喪

不使孟孫得成葬禮

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

戒為備也

冬十月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

辟穿藏也於臧氏借

人除

葬道

畏孟氏故從

臧孫使正失助之

正失遂正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

之

畏孟氏故從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

故

有甲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知東門

臧伯自邾

如防

防臧孫

致防而奔齊

是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

奔宋

二十四年冬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公黨

二子莊

間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

出

二子莊公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

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眚

匿藏也

其誰納之行及

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

言雖道狹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

而行嬰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遂

奔魯

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獻公母弟與甯喜言苟反政

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公瑗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

夏齊易餘以廩丘奔晉易餘齊大夫

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子鮮衛殺甯喜子

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鱣實使

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

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水門水門晉邑不向衛

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

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

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

終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纓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本無月數

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無月數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

九月齊崔明奔魯初崔杼生成及強而寡偏喪曰寡時也

東鄙姜生明東郭姜以孫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

郭偃相崔氏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

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

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為崔明成與強怒殺東郭偃棠無咎

崔子怒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攻
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強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
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辟諸
大墓開先人之冢藏之遂奔魯

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冬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

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

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封奔吳

二十九年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

比燕薑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故高豎以虛叛豎高止子十月間丘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薊敬仲高侯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高

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鄭伯有良霄也耆酒為窟室窟室

地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

伯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

分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

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

知之遂奔許

是年鄭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即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鷄

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

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拜

故兵

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后子有寵於桓如

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還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

冬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殺之楚右尹子干出奔晉

宮廐尹子楯出奔鄭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

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百人卒也其祿定百人趙文子

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

也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

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詩大

雅倫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四年冬魯叔孫豹卒以餒死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

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

命杜洩杜洩叔孫氏家宰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

存朝觀之正路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群臣懼

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

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六年二月鄭罕朔奔晉鄭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

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二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疾罕朔殺

罕魍魍子皮弟罕朔奔晉齊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

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

遠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

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

奸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

罪降夏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

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

書許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

衛衛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

衛

八年七月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

政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

屬子成頃公子故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

十年夏齊樂施奔魯齊惠樂高氏皆耆酒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信婦人言故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

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

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

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則皆將飲酒桓子

曰彼雖不信彼傳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

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戰于稷稷祀后欒高

敗又敗諸莊莊六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

欒施高強來奔

十二年十月公子慤出奔齊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

蒯蒯南遺之子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

其室於公室季氏子更其位更代我以費為公臣子

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

以欲出季氏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

以不見禮故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叔仲子欲

構二家欲構使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

三命自踰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昭子曰叔孫

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禍在若因禍以斃

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若不廢君命則故有著矣著

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慤謀

季氏慤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慤子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邾聞費
叛遂奔鄭

十四年春南蒯奔齊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

祁盧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

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

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而作亂遂却南蒯曰群

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

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

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與有變遂奔齊

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

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

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

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

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二十年春楚太子建奔宋楚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

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十九年令太子建居城父王信之執伍

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

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

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

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尚奢長子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鄆曹邑

秋衛齊豹殺公子孟縶縶靈公兄公出如戚身北宮氏之宰

伐齊氏滅之公入八月公子朝褚師圃子王霄子高

魴出奔晉皆齊氏黨

冬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尚華定華亥與向寧謀華亥偽有疾誘殺群公子

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向寧

華定之子為質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

疆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或子楚建楚平王之太子卿甲小邾穆出

奔鄭公子宋大夫皆公黨避難出奔其徒與華氏戰八子之徒眾也敗于城

子城奔晉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奔魯黑肱邾大夫

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初昭公二

十五年孫于齊子家懿伯從子家叔孫逆公喪請見

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拒叔孫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

二子始謀 逐季氏 若

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

宋昭公弟 定公兄

凡從君出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

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不敢叔孫 成子名 對

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貌出謂以義從公 與季氏無實怨

寇而出

者行可也

與季氏為寇 讐者自可去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

君昭公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

公者皆自壞隤反

從公諸臣 皆反出奔

四年冬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

奔鄭初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御宛也伯氏

之旅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冬蔡侯吳

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楚令尹 囊瓦也

子嘗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知吳不可勝 十一

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嘗之族子嘗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嘗奔鄭五年九月吳王闔廬弟夫槩王歸自立也

以與王戰而敗

自立為吳 王號夫槩

奔楚為棠谿氏

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

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 簡子意欲推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二子晉大夫

將軟涉佗梭衛侯之手及椀梭擗也血至椀衛侯怒

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曰由涉

佗成何梭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

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王國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

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遂

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

右師曰喪不在此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

何故舍鐘巴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

右師樂大心奔曹

十年秋宋公子地奔陳初公子地嬖遠富獵地宋景公弟辰

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

馬四公嬖向魑魑欲之魑司馬桓魑也公取而朱其尾鬣

以與之與魑也地怒使其徒扶魑而奪之魑懼將走公

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

獨卑魑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

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

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

仲佗石彊出奔陳

佗仲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

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亦黨公叔戌

秋衛世子蒯聩出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

自鄭奔齊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嘗曰無成

正嘗桓子之寵臣欲付以

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南孺子李

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

肥康子也

季孫卒康子

卽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朝也

南氏生男正嘗載以如朝

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

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

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討殺者召正嘗正嘗不反

畏康子也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

范仲行所在

荀寅伐共

鄆伐其北郭圍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

荀寅使左外救已之

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身內及得出

癸丑奔耶鄆

四年九月晉趙鞅帥師圍邾邾降荀寅奔鮮虞

十二月齊弦施會鮮虞人納荀寅於栢人

五年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秋齊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高張

寘群

公子于萊

萊齊東鄙邑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

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

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群公子失所

六年夏六月陳乞鮑牧

牧鮑國孫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

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

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莒施來奔

國晏嬰之

子圖施

八月齊師意蒸來奔

高國之黨故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計田以

嫁公女

封內之田悉賦稅之

有餘以爲已大器

大器九罍之器

國人逐

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糝醴梁糗服脯焉

糗飯也

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

具此醴糗

曰何不吾諫對曰

懼先行

恐言不從先見逐

冬衛太叔疾出奔宋

疾卽齊也

初疾娶于宋子朝

子朝宋人仕衛

爲大夫

其娣嬖

娣所娶女之弟

子朝出

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

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

犁衛邑

而爲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或潘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外州衛邑軒車

耻是二者

故出

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繹地名

五月陳宗豎出奔楚

是月宋向魍出奔衛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

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魍

先謀公請鞏易簿鞏向魍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

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伐以致公怒待國內大夫夫為質

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弟子而質之

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之若何

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止

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

之罪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君之故而使有後君之

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

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佗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

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吳人惡之

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

阮氏塋諸丘與阮氏魯人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與城錄其卒藏所在愍賢者失所

冬陳轅買出奔楚

十五年夏齊高無丕出奔比燕

十六年春衛瞞成褚師比出奔宋初衛莊立害故政

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日寡人離病于外

父矣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乃奔

夏衛孔悝出奔宋是時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曹郡燕縣

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

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

及西門使貳車反祔于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于西圃孔氏廟所在祔載主

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

載祔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祔者許公為反祔孔氏怪載祔者久不

來使公為遇之日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

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

傳言子伯不仁所以仇也或以其車從從公得祔於橐中孔悝奔

宋

秋衛太叔遺奔晉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爰求酒於太

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

在西南隅弗去俱害託占卜乃逐太叔遺奔晉

魏武侯時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

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上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

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

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日子不識也君始知我而使畢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因此削矣起果去魏入荆有間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楚惠王十九年王子英奔秦

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智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九年晉大夫智伯寬率其邑人來降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朝出奔魏初烈侯卒弟武公立

武公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敬侯元年武

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衛

成侯二十五年公子緜與太子爭立緜殺亡奔燕

孝成王時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屬衛魏之王卒于

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燕頗

奔魏之大梁

齊威王時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歸伐魏成侯與

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

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

為將

秦昭王七年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燕昭王時使樂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燕之兵以
伐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准獨昔
卽墨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爲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
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
召樂毅樂毅却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西降趙趙封
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秦孝公二十四年衛鞅亡歸魏

丹陽元龜

